

说

梦



说梦

朱晓平



京新登字第186号

说 梦

作者：朱晓平

责任编辑：陈 染

责任校对：彭卓民 马云燕

装帧设计：张 梅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13千

印张：10.375

插页：2

印数：0001——2,100册

版次：1992年1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556-9/I·555

定价：5.9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简 历

朱晓平一九五二年八月生于四川。十六岁去农村插队。当过兵，做过工。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出版有小说《私刑》，《好男好女》，《陕甘大道》以及电影，戏剧，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其中有小说，电影，话剧在全国及国际获奖。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出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碌碌十年

——《说梦》序

朱晓平

舞文弄墨算来也有十余年的时间。十年不算长，却也不能算短。“基尼斯”所收录世界第一寿星佬，也不过活了十二点三个十年而已。如俗话说：人生如梦，转眼百年……这决非言及长与短，而是抒一己人生感叹。

碌碌十年，感叹可谓良多。简言之可有三。

一是很早就做过作家梦，成功梦。然一旦得来几声喝彩叫好，细细想来又觉确如一梦。烦恼有之，痛苦有之，孤寂有之……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是肩负重任，想成就一番报国之志，还是只为码点儿方块字自得其乐？如果不是塞责敷衍，我想谁也说不清。人有的时候也就这么奇怪。

二是人生犹如大戏台。文坛何尝不是如此？出将入相，你来他往。有热闹之时，也有冷寂之时。热闹的时候，人容易犯晕，四六找不着北，很难静下心来想点什么，全是“跟着感觉走”……而冷寂之时，又容易使人烦躁意乱。于是又有一大堆的抱怨，一大堆的感慨，一大堆的因为和所以……还是

一门心思走自己的路。不管其是冷是热。抗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心境才能真正轻松。这完全是自己的事。

三是舞文弄墨毕竟苦差事。点灯熬油，耗费的是心血。要说其中有乐，也只能在酸苦之中寻觅。这就需要“功夫在内”。扎扎实实走自己的路，自然会有“不亦乐乎”……

当然还有第四，第五……

《说梦》收录的大都是这几年的作品。大体上可分做几类。一类是老路子，有《浮黄》等几篇。讲的仍是土里土气的老故事。但这一类作品已有质变，完全可以称为“乡土风情”小说。民俗民情民风，人生世态，仍是小说基调。但语言上旨在进行着自己的一种实验。这就是试着用地道的乡语讲土地和人的故事。实验结果如何？读者自可评说。另一类小说未有定法，却也是尝试着写，记述这些年生活经历中的人与事。《难以诉说》从题目可以猜测到内容，人生境遇，失去的就失去了，爱情这种事儿，确很难说清道白。《说梦》讲一个中年人的感情失落。人到中年，似乎一夜间大悟，捕捉寻觅探求的，却又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人生道理——什么是爱情……

我感谢为这部小说集出版而付出努力的作家出版社的各位同仁朋友。对于有兴趣翻翻这本书的读者，我只能说——谢谢你！

一九九二年三月七日

目 录

碌碌十年(序).....	1
浮 黄.....	1
小 桂.....	41
闲 粮.....	93
域外故事	130
说 梦	227
难以诉说	250
老兵冯喜	300

浮

黄

叫花脖儿的大头牯这几日里没咋吃喝。乡人说牲口邪口，也就是病下了，嗅着草料气就闭眼摇头缩身子，先是不开嘴，后是蔫打头，不几天工夫，一身好骨架硬硬塌了下去，精瘦瘦，亮亮的皮色见了锈斑，肩骨拱起了山，眼窝儿红红烂烂，招引一堆牛蝇子嗡嗡地粘着不走。花脖儿骨架撑着一张皮，蔫蔫秧秧，连赶蝇子的心思都没有。

喂牲口的叫李金明，心里火急，叫婆叫爷只想哭一嗓子，说我的好爷，你不吃不喝不动你心里到底有些个啥愁苦事你也该给我言传个一句半句哟。

花脖儿不开口。金明停下手里的筷子，把饭碗伸过去，还有大半碗青菜叶子苞谷糊汤。金明说你要是想熬煎人就舔几口细食，可花脖儿一点儿不领金明情面，鼻子探到碗边嗅几下，不动嘴，摇摇头就想卧，红红的眼窝泪水汪汪的，实实让人心疼。

金明没了主意。双手捧着头圪蹴在墙根，一脸木呆，

苦！

村里早有人把话报给主事儿的李金斗。

金斗正在塬背上蹲着发傻。村里缴完了今天的夏粮任务。粮站的拖拉机把麦拉了走，给乡人换回个一尺见方带玻璃框框的奖状。金斗苦愁着脸，啥话也不想说，眼见那奖状上下四面画着些向日葵花，每一朵花花里都印着个红红的忠字。金斗愁得无奈，便数四面的花花，却大吃一惊。奖状里上下左右不多不少各有二十六朵向日葵花。村里头男女老少，张嘴能吃喝解了裤儿能屙的，正正好好一百零四口子。该是天巧？金斗心里只觉怪怪，便扯着嗓子用道情调子胡哼哼一句：百四颗哇——红呀心——向呀着——太阳哇……

唱着一路回走，声气像铁勺子刮破锅，让人一身地鸡皮疙瘩。金斗却有这一好，心里头有事，顺口就能哼唱一句，不多不少，只多是一句。

这时间就有人把花脖儿病下的消息报了。

金斗像死了他大一样急火火赶去，一路没停嘴骂着，说你们都是狗日的，早早就吩咐过你们，地里活路再忙再累，花脖儿一天至多干个一半晌活，还不能拖犁，不能挂车，看家牲口总还有个看家牲口的样儿。它出气力的时候，咱还都在怀里吃奶哩。这一向天时不对，阴阴阳阳的，湿邪气重，人都经不住折腾，更不要说一头老牛。花脖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好歹，你李金明先把孝布子披上戴上。

一路骂着到了牲口棚。金明刚好听见让他披麻戴孝的话，没好气，回一句，说你婆的脚后跟，我要披麻戴孝，该把你

金斗的玩货儿割下来给花脖儿供上。

金斗到槽头，见花脖儿有气无力卧在槽头地脚。金斗忙下到圈里，对花脖儿拍拍摸摸。花脖儿只把一对泪眼望着他。

金斗看罢，回转身问金明可是喂养的不精当？可是吃了头起有残露的草？

金明不高兴，说伺奉花脖儿比你妈当年喂养你还精心。

哪是咋回事？金斗装上一锅烟问。

问你先人！金明没好气，说头两天还是好好的，干了半晌活，金明只觉委屈了花脖儿，下沟里割来细嫩嫩的青草，拌的是人都难吃上的麦粉。花脖儿吃得还不错，一黑儿过去就不行了，没了精神气儿，泪汪汪的。

两人便不再作声，闷头抽烟各想心思。

看情况花脖儿怕不行，金斗心里便不再想别的。他实实不想看着花脖儿老死槽头，白白死了自然是十分不合算的事儿。金斗一般不会吃这个傻亏。

独眼儿牛死的时候，金斗正在镇上开三千会。回来听说就有气，怪金明不早告诉他。金明说告诉你又不能咋？该死留不住。金斗说你是真傻瓜，看不行了快找主家盘出去。金明说你真是缺了德，啥恶心思都想得出来。

后来独眼儿死了，金明说捡日子抬沟里埋了。金斗说你咋这么死心眼！你疼爱牲口是不假，可村里人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你就舍得把好肉扔给野狗？金明死活也不干，说咱经养的牲口让人下了汤锅，往后牲口都活不旺，天报应！

金斗说了三天两黑，好容易让金明松口，无奈，只好答

应肉可以吃，皮要留着，用谷草塞实当独眼儿的囫囵身子入土。金斗不说啥，先带人把独眼儿剥了，肉下了汤锅，按村中老规例，肉不分到各户，吃大锅。大锅架在磨房里，架着大火煮，一村是肉香气，各户带着干粮，胳膊窝下夹着海碗，一日三顿到磨房来，一人一勺，娃娃半勺，蹲到墙根呼呼噜噜地吃喝。吃得满脖子淌汗水。

吃完了牛肉，金明让人把牛皮用谷草撑起来，说捡日子入土。金斗这才吐另一个心思，好好的一张皮埋土里烂掉，不可惜么？那可是钱哟。一张牛皮，少说也卖个时价二三十元。金斗又去找金明，使磨缠本事。金明说我的好金斗吔，你就积积善德，咱不亏待牲口，牲灵牲灵，也是通人性的，能亏待咱！

金斗从不信这些虚的邪的，讲了一大堆好话，归总还是一门心思不糟蹋东西，把牛皮换回钱来。

独眼儿为乡人也真算是奋斗了一生，死而后已鞠躬尽瘁。肉让人吃了，连一张皮也放不过。金明死活转不过思想弯子，说你左右不是想挣个十几二十块钱吗？这样吧，皮你也不要打主意了，钱你就从我的工分里扣出去罢了。金斗说这咋使得。你学过老三篇没有？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是咋说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种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金明说你胡咧咧些啥，独眼儿就剩这点遗物，死活不让你弄了去。

谁也盘不过金斗的心眼儿，独眼儿的皮拿去供销社卖了二十一块钱。金斗用一条破麻袋装满谷草代替了独眼儿入了土。乡人养一头牲口算是没让人吃一点亏。

如今轮到花脖儿，金斗自然又有主意。不过打花脖儿的

主意难，花脖子是三朝老臣，它爷那一辈就给村里尽力。金斗的主意也是下了天大的决心。金斗不想让花脖子死在自家槽头，最好的主意就是趁花脖子还没咽气，找个主家盘出去。能落几个钱，人家想咋办就人家去，眼不见心不烦。

金斗是出了名的磨缠嘴。他想办的事架不住三磨五缠，到头来让你松了口。金明自然不是对手。两人连骂带闹，一时儿阴一时儿阳，从晌午一直到天落了黑。金明让磨的七窍生了烟，一拍屁股气呼呼往回走，说你卖你卖，卖出去总比你李金斗吃了肉喝了汤好，咱也算是对得起花脖子，不闹个独眼儿一般苦下场。

金斗也乏得腰腿酸疼，总算让金明松口，于是心急火燎安排，一面让人四处去打问买主，一边让人给花脖子打点上路，洗净了身子，还用油渣子把皮毛擦抹得油油光光。花脖子是老了点，保不住也有人想买了去下汤锅。好在花脖子生来一副大骨架子，比一般牲口高半头，保不住碰上个傻毡，把花脖子当健牛买了去。

金明看着金斗忙活，心里头实实不好受，想起戏里一段走板儿，便唱了。

叫夫君慢慢行细听奴言，
十八里路不尽泪流不干。
此一去天台远何日相见，
梦里头唤夫君苦似黄连。
呀……

金明一板儿丢完，正走呀呀腔，金斗那边吼一声，呀呀个毬！心疼搭着自己身子跟花脖儿一搭卖出去。

金明不言语，想着泪就下来了。

几天里好几茬人得了消息来看花脖儿。花脖儿到底通人性，知道最后还能为人民做一份贡献，便强打了精神，生人一来，一个扑腾就立起在槽头，哏哏叫；生人一走，扑通一声就虚了身子卧下不动。

金明心里也好生奇怪，你是有病呀还是没甚病灾？

可来人看了都摇头，有说花脖儿老，有说花脖儿精神头不对。有跟金斗相熟的，就打听说咋舍得把看家牲口盘出去。金斗扯谎，说牲口不合槽，花脖儿吃睡不好。这一说，倒是把花脖儿这些天落下的毛病都遮住了。可人家一听又问，说不合槽咋不把旁的牲口盘出去？金斗一脸对人掏心肺尖子的模样儿。凑人家耳朵根压低声气，说实实不敢相瞒，咱好好的咋舍得把大头牯盘出去哩，可村里七八条牲口也就花脖儿还值些钱，其他牲口都有些你看不出来的毛病哩！谁谁腿摔折过，虽说医好了也不大灵便；谁谁不会生养配三胎落不下一个后；谁谁做活路奸猾不出劲；谁谁又爱挑槽咬口。金斗把村里牲口一个个数落一遍，最后说盘出去花脖儿实在是想弄了钱置一挂车，你可知道咱这村多少年了都是赶牛车的，这咋行。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哩！这么好的年景连挂车都套不上不是给咱这一派大好形势丢人么？

任凭金斗利嘴说破天，人家心里都有一本精明帐。听人传这里卖牛只当有便宜占，一看一头老疲牛都摇头。买卖做

不成金斗心里急，只怕钱没到手花脖子一闭眼过去了。那几天金斗一见花脖子摇晃身子站不稳的样子，作着揖大呼小叫，说好爷不敢不敢！

这天，塬上走来一个过路的甘州客，五十上下年岁，周身拾掇的利落干净，青布裤褂圆口鞋，肩背褡子，那神情让人看不大出做甚的，不商不农不城不乡。

甘州客行至牲口棚外，金明正歇着。甘州客也歇了脚，开口向金明讨碗水喝。金明端一碗让甘州客喝着，自己起身进去把花脖子牵出来透透暮时清凉气。

花脖子打甘州客身前过。甘州客一搭眼，谁知这眼神想收也收不回来，碗伸在嘴边忘了喝，把花脖子上上下下看了个够。花脖子一步三摇晃，大头耷拉着，说倒就倒的样子，眼窝中泪水不住地流，口里鼻里皆有涎液淌出。

金明把花脖子拴到桩上回来。甘州客放下碗，不动声色从怀中掏出大前门香烟一包，顺手捏出一支递到金明跟前。金明一见，嘴里说着吃不动吃不动，手里已经接了。

点着烟两人说了些闲话。金明问了甘州客从何而来往何而去家在何处出门做甚一类话。甘州客一板一眼答了。金明听了半晌也没从甘州客的话中听出他是做甚的。

随后，甘州客不经心地问了金明一句，说牛病下了？

金明点头。

甘州客问牛得的是啥病？

金明说要知道啥病不就好了。

甘州客说没给牲口下个方子？

金明见是过路人有话也不瞒，说这牲口怕治不得了还下

方子灌药做甚，好好歹歹多活几日，咱也尽了一份心思。

甘州客听了，脸无一丝表情，问金明喂了多少年牲口，牲口三病五灾看不出来么？

金明说村里一向没有多少牲口，经养牲口的事也简单得很，以往牲口有个三病五灾，多是劳乏胀肚拉稀，喂了十来年牲口也多少知道些应付。劳乏伤了身子不想动，打斤黄酒合酒糟子蒸了喂下，牲口透透汗活活筋脉歇一晌也就过去了。胀肚拉稀取灶心土调水灌一半勺也就消了。

金明在村人面前无甚话。见了生人倒爱闲扯。一个爱说，甘州客也爱听，不住点头称是，说到底是经养牲口的，眼下这牛的病你就没见过？

金明说一点也没经见过，不像是积食不像是伤水也不像耗了元气，黄酒蒸糟子灶心土都用过了，也不见转。

甘州客不再问甚，只是咂着烟，连声说可惜可惜，养牲口的人，最苦的不过是眼见着自己经养的牲口一闭眼去了，比死了老子娃娃还熬煎人。

一席话说得金明眼泪就要往下掉，寻见个贴心人，连连点头称是，一肚子话都掏了出来，说真是这个心思，实实见不得爱物去了。左思右想，也就应了村里主事的人，把这叫花脖儿的牲口盘弄出去，好好歹歹再弄回个牲口养着，也比眼见着它去了要好受一些。

金明说完，忙起身去屋里拿茶罐罐，灶膛里取些炭火，两人就在地脚熬茶。一小罐熬好倒进茶盅里，金明双手敬上。这一下子，生脸甘州客就成了金明的贵客。

两人一罐一罐熬，一盅一盅慢慢喝。不时，两人额上

都见了汗，脸上泛出了好气色，微微红亮。金明碰见个能体恤人能说上话的好主，连乡俗中待尊贵客人的旧礼式也用了。从圪蹴着身子变成盘腿席地而坐，每熬好一盅茶，一手扶盅一掌托底，举盅过头恭恭敬敬递上去。西地规俗，确有古唐遗风。这待茶的旧礼式就是其一。待茶礼式于后东传扶桑，演化成十分讲究的茶道。而在此地，至今仍沿用着一个很雅的名称，称为煎茶而不说喝茶饮茶。请贵客饮又叫做待茶。这都是闲话。

金明一边待茶，一边翻肠倒肚，把一十八代里里外外的事儿都倒给了甘州客。几盅茶让两人成了难舍难分的老友。

甘州客看茶喝得差不多了，天时也不敢再耽误，遂有告辞的意思，把最后一盅茶喝下。说难得碰上金明这样的厚道人，我一向在外谋食，寻见机会各种买卖都做些，也算是个江湖人，经了些场面，见过些各各色色的人物，刚才听你一番话，也知道你们的日子不大好过，我有心帮人一把，可你金明弟兄也知道，敬重人者不施，我要是给你掏出个十块八块钱，心思上就像打发讨吃的叫花子一样，你不会好受我也不敢做这号不敬重你的事。这样吧，你刚才说那头叫花脖儿的老瘦牛要盘出去，我就把它买了下来，咱两人各行方便。

甘州客说完，仍不动声色看着金明。

金明呆愣一刻。这几日也想通了，他心也活了，知道把花脖儿盘出去，真比死在自家槽头让人心好受些，也有心送花脖儿出门上路。几天寻不见买主，心里也有些着急，虽然跟李金斗的着急不是一回事，一个急着拿钱一个只怕闭眼在眼跟前，但心急都是一样的，而今突然有买主自己找上门，

说的还让人心甜丝丝的。金明呆愣一刻，头一个举动就是几步到塬畔，高声呼叫金斗，说塬上有人要买牛赶紧上来。

金斗一听有人买牛，三步并做两步上了塬。

跟甘州客见了面，说了些虚套话，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甘州客，像是要从人家眉眼之中看出些啥心思。这是李金斗的脾性。他找上人家的门去信不过人家，人家要找上他的门更是信不过。他心里有些小心思，想着人家也少不了小心思，好好的你买我一条吃不得干不动的老疲牛做甚？真要是有钱，市上有的是好牲口；要是没钱，更不会当这号苦主。你要说人心良善，乐善好施，帮人难。金斗更是起疑心，天下没有这号毳毛傻人，不从你身上剥点，就算是积善好人，还有往人手里送的？

金斗心里这么想，面上还是好言应酬，看甘州客倒是真心买，金斗索性说我这牛可是老咧，不定你走到路上就闭了眼。甘州客说你往牛身上抹了油渣子我也看得出来。金斗说我这牛几日没咋吃喝病着哩。甘州客说将就着能牵回去就算把事办成了。金斗逮着好说话的人不松口，说我这牛是老点疲点也有病，可村里实指望能盘上头牛，好歹再给村里牵回条啥牲口，价钱怕不好商量。甘州客一点没脾气，说好说好好说，咱慢慢商量。

金明在旁一劲给金斗使眼色，心说你这金斗好没道理，碰上个好心人良善施主，你倒是一口咬着，像是拾了块肥肉。

金斗不管这些，把该说的全说了。尔后，公事公办说开了价钱。两人伸手到对方袖中，摸开了价。金斗心狠，袖口